



教宗到底說了什麼？

Asher Intrater 著 © 2006 年 9 月 22 日

我們不斷的看到許多荒謬的戲碼，在這世界舞台上演出。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以極為煽動的言論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裏發表演說。左翼的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也曾在討論會上，發言支持回教徒，說布希總統是撒旦。除此之外，巴勒斯坦恐怖組織也已死亡威脅，來回應教宗所說的：「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導致暴力行為。」

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的作品（Kafkaesque）所熱愛的西方左翼人本主義與伊斯蘭激進聖戰主義之間的事務，是超越了理性的範圍，甚至人的想像力也無法測度。這種持續性、近乎歇斯底里的攻擊，特別是針對這三人：美國總統、以色列總理及天主教教宗。因此，我決定取得這份引起軒然大波的教宗講學的全文，來看看到底他說了些什麼。

教宗大部份的教導及結論，我極不苟同。但是，他對伊斯蘭的評論卻是相當通透。然而，他的評論卻被斷章取義且予以扭曲。當時他在雷根斯堡大學對一群教授們講課，面對一群學界最高層級的人所發表的一篇學術演講，所用的神學性專有名詞及相關論證資料。我個人確信，這樣的內容，絕不是自由派的傳播媒體或回教恐怖份子所能明白的。

教宗的信息是呼籲「信仰」和「理性」之間的和解，他相信：所有的信仰應與其它理性的訴求一致，神學應在大學裏與其他科學同步學習。他在結論時，邀請那些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在邏輯與理性的基礎之下，來討論神學上的不同，藉此方式，我們能成爲「文化對話的夥伴」。以下節錄教宗講論的幾個特點。

聖經內容的起點始於約翰福音 1:1「太初有道」。「道」字的希臘文是“LOGOS”。它的概念不只是「話」，也包含了「理」。從“LOGOS”我們可以找出邏輯學、神學、生物學、心理學…等。因此，神將祂自己與「理」聯繫起來、以信心伴隨著西方的科學。教宗引用了使徒行傳 16 章中，馬其頓呼聲的經文爲例來證明：神刻意將古希伯來的信與希臘的哲學分析融合在一起。在當時的歐洲對系統分析及條理性的思考，此一思維模式在已頗爲發達，對於新約聖經的啓示，其中所表達的信息有著密切的關連。

教宗甚至指出很有名的舊約希伯來文聖經譯本 — **七十仕譯本**，時間是在兩約之間，於亞歷山大城由七十位猶太拉比，以希臘文編纂成的；對於新約聖經而言，這是極其重要的，它是神命定作為新約聖經的前身。七十仕譯本不僅只是文字翻譯，它更奠定了以希臘式的思維模式來瞭解聖經。教宗也看到一條平行線的關係，那就是摩西所宣告的**一神**對抗中東的多神；希臘哲學家們對抗古希臘的多神觀之間的戰爭。

教宗又藉由舊約時代的歷史來說明，人們對神本質的認識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被擄時期的先知們，對於信仰的解釋，已不再將信心與聖地或聖殿的祭祀緊緊的連結在一起，也因此，他們對於信仰有了更普遍且多層面的啓蒙。這種漸進式的啓蒙過程，直到與希臘哲學觀點相遇後，使徒約翰將神以「道」來陳述，而達到了高峰。

「道」就是：神藉著耶穌基督進入了人類的世界。正如同人是按著神的形像造的，現在神進入了祂所造的世界裏，以人的理性與道德性來表明祂自己。神對人漸進式的啓示，以更人本的方式透過耶穌，在神與人之間搭起一座橋，也在信心的啓示與人的道德性與理性間搭起了橋樑。啓示與理性在這最終的舞台上合而為一，這舞台就是神的「道」藉由耶穌基督成為肉身。因此，哲學與神學彼此間是不相衝突的。

有時相反的不一定就是錯的。當我們將神與這個「道」分開時，我們同時也會看到信心與道德、啓示與理性之間的鴻溝不斷擴大。神既是**超越的**（久遠的、不同的、遙不可及的），也是**內住的**（與我們同在、近的、可接近的、可理解的）。神的啓示始源於祂的超越性，最終藉著耶穌所表達那無條件的愛，而成為內住的啓示。若一個人**只看到**神的超越性，那麼他對認識神的信念將與他的道德和理性相脫節。

若神完全是超越的、至高無上的，和人類的認知行為毫無關聯的話，那麼凡相信祂的人，便不會有任何符合道德或理性的信仰與行為。以下就是教宗對回教的評論；可蘭經中的神是一位完全至高、超越、遙不可及、為所欲為的神，這種伊斯蘭神學將穆斯林信徒從一個理性的、合乎道德性的標準來檢驗他們信仰的責任中分離出來。

（教宗從中古時代的天主教教義和現代改革者所追求的某種形式的「反理性主義」，來看這種信仰與理性的脫節，以尋求更「原始」的基督教。）

若一個神學概念裏的神單只有超越性，卻與人類的理性、道德毫無關聯的話，則會落入偶像崇拜和暴力的危險中，在此一範疇裡，我們看到在伊斯蘭教裏的暴力。既然，伊斯蘭教有一個超級、絕對的統治者，對神沒有「道」的觀念，他們不僅不以道德與理性的層面來評估他們自己的信仰，反而更有理由的以暴力來傳揚他們的信仰。總之，可蘭經中所描述的這位超越一切、至高的阿拉，導致人們以暴力的方式來強調他們的信仰。

此豐富淵博的學術演講論述包括：神的本性、信仰與理性、漸進式的啓示以「道成肉身」、聖經神學蘊含希臘哲學的和好而畫下句點。教宗也引述了 1391 年，拜占庭皇帝馬努埃萊二世當時面對伊斯蘭聖戰的現象時，曾說：「讓我看看穆罕默德所帶來的是什麼新東西，其中所看到的，也只是他所說的要以刀劍來傳講的信仰，不過是些邪惡與野蠻的事。」

【對於教宗的評論，並不是非常的“政治上正確”，但在某些方面來說，以極激進的方式回應教宗的談話，反而更證明了教宗所言之有物。我們仍在期待某些人讓我們看看伊斯蘭教能否帶出一些比宗教聖戰更「新」的事。雖然我不同意教宗對歐洲天主教的世界觀及對基督教與希臘哲學的綜合體的看法，但我還是認為，他對於伊斯蘭教那暴力式的神學根源，作了精辟的分析。】

教宗又說，既然福音是耶穌「道成肉身」的啓示，那就必須要求助於這個「道」來論證思想。對於一個相信神是藉由「道」來顯明神自己的人，若以暴力的方式脅迫他改變信仰，是件非常矛盾的事。

這也許能解釋為什麼這些激進的自由主義左派無神論者，如此支持這些伊斯蘭聖基本教義派的聖戰主義者。這兩派人都沒有這個「道」、沒有以馬內利、沒有神與我們同在、沒有這位完美的道神肉身、愛的神、有是非道德的神、有智慧的神——就是耶穌。若沒有耶穌，沒有這本透過神的靈所啓示的聖經，那麼這世界不是落入在西方無神論的墮落中，就是落入在伊斯蘭信仰的恐怖主義裏。唯一的答案就是要傳講那**真正的福音**。耶穌就是那條自始自中不變的**道路、真理與生命**（約翰福音 14:6）。

אֲשֶׁר אִינְטְרַטֵר
Asher Intrater

我心旋律 汪滢 譯

註：此文章可印列為各人使用，但除非經由 **Revive Israel** 《復興以色列事工》之版權許可，請勿擅自出版或自行放在其他網站上。